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五代史卷六十一

二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六百十二　史部

五代史卷六十一

宋　歐陽修　撰

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黥髡盜販衮冕峩巍吳暨南唐姦豪竊攘蜀險而富漢險而貧貧能自彊富者先亡閩陋荆蹙楚開蠻服剥剽弗堪吳越其尤牢牲視人嶺蜑遭劉百年之間並起爭雄山川亦絶風氣不通語曰清風興羣陰伏日月出爝火息故真人作而天下同

作十國世家

吴世家第一

楊行密字化源廬州合淝人也爲人長大有力能手舉百斤唐乾符中江淮羣盜起行密以爲盜見獲刺史鄭棨奇其狀貌釋縛縱之後應募爲州兵戍朔方遷隊長歲滿戍還而軍吏惡之復使出戍行密將行過軍吏舍軍吏陽爲好言問行密行何所欲行密奮然曰惟少公頭爾即斬其首携之而出因起兵爲亂自號八營都知

兵馬使刺史郎幼復棄城走行密遂據廬州中和三年唐即拜行密廬州刺史淮南節度使髙駢為畢師鐸所攻駢表行密行軍司馬行密率兵數千赴之行至天長師鐸已囚駢召宣州秦彦入揚州行密不得入屯于蜀岡師鐸率衆數萬出擊行密行密陽敗棄營走師鐸兵飢乘勝爭入營收軍實行密反兵擊之師鐸大敗單騎走入城遂殺髙駢行密聞駢死縞軍向城哭三日攻其西門彦及師鐸奔于東塘行密遂入揚州是時城中倉

廩空虛飢民相殺而食其夫婦父子自相牽就屠賣之
屠者刲剔如羊豕行密不能守欲走而蔡州秦宗權遣
其弟宗衡掠地淮南彥及師鐸還自東塘與宗衡合行
密閉城不敢出已而宗衡爲偏將孫儒所殺儒攻髙郵
破之行密益懼其客袁襲曰吾以新集之衆守空城而
諸將多駢舊人非有厚恩素信力制而心服之也今儒
兵方盛所攻必克此諸將持兩端因彊弱擇嚮背之時
也海陵鎮使髙霸駢之舊將必不爲吾用行密乃以軍

令召霸霸率其兵入廣陵行密欲使霸守天長襲曰吾以疑霸而召之其可復用乎且吾能勝儒無所用霸不幸不勝天長豈吾有哉不如殺之以并其衆行密因犒軍擒霸族之得其兵數千已而孫儒殺秦彦畢師鐸并其兵以攻行密行密欲走海陵襲曰海陵難守而廬州吾舊治也城廩完實可爲後圖行密乃走廬州久之未知所嚮問襲曰吾欲卷甲倍道西取洪州可乎襲曰鍾傳新得江西勢未可圖而秦彦之入廣陵也召池州刺

史趙鍠委以宣州令彥且死鍠失所恃而守宣州非其本志且其爲人非公敵此可取也行密乃引兵攻鍠戰于曷山大敗之進圍宣州鍠棄城走追及殺之行密遂入宣州龍紀元年唐拜行密宣州觀察使行密遣田頵安仁義李神福等攻浙西取蘇常潤州二年取滁和州景福元年取楚州孫儒自逐行密入廣陵久之亦不能守乃焚其城殺民老疾以餉軍驅其衆渡江號五十萬以攻行密諸將田頵劉威等遇之輒敗行密欲走銅官

其客戴友規曰儒來氣銳而兵多蓋其鋒不可當而可以挫其衆不可敵而可久以敝之若避而走是就擒也劉威亦曰背城堅栅可以不戰疲之行密以爲然久之儒兵飢又大疫行密悉兵擊之儒敗被擒將死仰顧見威曰聞公爲此策以敗我使我有將如公者其可敗邪行密收儒餘兵數千以皂衣蒙甲號黑雲都常以爲親軍是歲復入揚州唐拜行密淮南節度使乾寧二年加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行密以田頵守宣州安

仁義守潤州昇州刺史馮弘鐸來附分遣頵等攻掠自淮以南江以東諸州皆下之進攻蘇州擒其刺史成及四年兖州朱瑾奔于行密初瑾爲梁所攻求救于晉晉遣李承嗣將勁騎數千助瑾瑾敗因與俱奔行密行密兵皆江淮人淮人輕弱得瑾勁騎而兵益振是歳梁太祖遣葛從周龐師古攻行密壽州行密擊敗梁兵清口殺師古而從周收兵走追至渒河又大敗之五年錢鏐攻蘇州及周本戰于白方湖本敗蘇州復入于越天復

元年遣李神福攻越戰臨安大敗之擒其將顧全武以歸二年馮弘鐸叛襲宣州及田頵戰于葛山弘鐸敗將入于海行密自至東塘邀之使人謂弘鐸曰勝敗用兵常事也一戰之衄何苦自棄于海島吾府雖小猶足容君弘鐸感泣行密從十餘騎馳入其軍以弘鐸歸爲節度副使以李神福代弘鐸爲昇州刺史是歲唐昭宗在岐遣江淮宣諭使李儼拜行密東面諸道行營都統檢校太師中書令封吴王三年以李神福爲鄂岳招討使

以攻杜洪荆南成汭救洪神福敗之于君山梁兵攻青州王師範來求救遣王茂章救之大敗梁兵殺朱友寧友寧梁太祖子也太祖大怒自將以擊茂章兵號二十萬復為茂章所敗田頵叛襲昇州執李神福妻子歸于宣州行密召神福以討頵頵遣其將王壇逆之又遺神福書以其妻子招之神福曰吾以一卒從吴王起事今為大將忍背德而顧妻子乎立斬其使以自絶軍士聞之皆感奮行至吉陽磯頵執神福子承鼎以招之神福

叱左右射之遂敗壇兵于吉陽行密别遣臺濛擊頵頵敗死初頵及安仁義朱延壽等皆從行密起微賤及江淮甫定思漸休息而三人者皆猛悍難制頗欲除之未有以發天復二年錢鏐為其將許再思等叛而圍之再思召頵攻鏐杭州垂克而行密納鏐賂命頵解兵頵恨之頵嘗計事廣陵行密諸將多就頵求賂而獄吏亦有所求頵怒曰吏欲我下獄邪歸而遂謀反仁義聞之亦反焚東塘以襲常州常州刺史李遇出戰望見仁義大

罵之仁義止其軍曰李遇乃敢辱我如此其必有伏兵遂引軍却而伏兵果發追至夾岡仁義植幟觧甲而食遇兵不敢追仁義復入潤州行密遣王茂章李德誠米志誠等圍之吳之軍中推朱瑾善槊志誠善射皆為第一而仁義常以射自負曰志誠之弓十不當瑾槊之一瑾槊之十不當仁義弓之一每與茂章等戰必命中而後發以此吳軍畏之不敢近行密亦欲招降之仁義猶豫未決茂章乗其怠穴地道而入執仁義斬于廣陵延

壽者行密夫人朱氏之弟也頵及仁義之將叛也行密疑之乃陽為目疾每接延壽使者必錯亂其所見以示之嘗行故觸柱而仆朱夫人扶之良久乃蘇泣曰吾業成而喪其目是天廢我也吾兒子皆不足以任事得延壽付之吾無恨矣夫人喜急召延壽延壽至行密迎之寢門刺殺之出朱夫人以嫁之天祐二年遣劉存攻鄂州焚其城城中兵突圍而出諸將請急擊之存曰擊之復入則城愈固聽其去城可取也是日城破執杜洪斬

于廣陵九月梁兵攻破襄州趙匡凝奔于行密十一月行密卒年五十四謚曰武忠子渥立溥僭號追尊行密為太祖武皇帝陵曰興陵

渥字承天行密長子也行密病出渥為宣州觀察使右衙指揮使徐温私謂渥曰令王有疾而出嫡嗣必有姦臣之謀若他日召子非温使者慎無應命渥涕泣謝温而去行密病甚命判官周隱作符召渥隱慮渥幼弱不任事勸行密用舊將有威望者代主軍政乃薦大將劉

威行密未許温與嚴可求入問疾行密以隱議告之温等大驚遽詣隱所計事隱未出而温見隱作召符猶在案上急取遣之渥見温使者乃行行密卒渥嗣立召周隱罵曰汝欲賣吾國者復何面目見楊氏乎遂殺之以王茂章為宣州觀察使渥之入也多輦宣州庫物以歸廣陵茂章惜而不與渥怒命李簡以兵五千圍之茂章奔于錢塘天祐三年二月劉存取岳州四月江西鍾傳卒其子匡時代立傳養子延規怨不得立以兵攻匡時

渥遣秦裴率兵攻之九月克洪州執匡時及其司馬陳象以歸斬象於市赦匡時以秦裴為江西制置使梁太祖代唐改元開平渥仍稱天祐鄂州劉存岳州陳知新以舟師伐楚敗于劉陽楚人執存及知新以歸楚王馬殷素聞其名皆欲活之存等大罵殷曰昔歲宣城脫吾刃下今日之敗乃天亡我我肯事汝以求活耶我豈負楊氏者殷知不可屈乃殺之岳州復入于楚初渥之入廣陵也留帳下兵三千於宣州以其腹心陳璠范遇將

之既入立惡徐温典牙兵召璠等為東院馬軍以自衛而温與左衙都指揮使張顥皆行密時舊將又以立渥之功共惡璠等侵其權四年正月渥視事璠等侍側温顥擁牙兵入拽璠等下斬之渥不能止由是失政而心憤未能發温等益不自安五年五月温顥共遣盜入寢中殺渥渥說羣盜能反殺温等者皆為刺史羣盜皆諾惟紀祥不從執渥縊殺之時年二十三謚曰景弟隆演立溥僭號追尊渥為烈宗景皇帝陵曰紹陵

隆演字鴻源行密第二子也初名瀛又名渭初温顥之弑渥也約分其地以臣於梁及渥死顥欲背約自立温患之問其客嚴可求可求曰顥雖剛愎而闇於成事此易為也明日顥列劒戟府中召諸將議事自大將朱瑾而下皆去衛從然後入顥問諸將誰當立者諸將莫敢對顥三問可求前密啓曰方今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恐為之太速且今外有劉威陶雅李簡李遇皆先王一等人也公雖自立未知此輩能降心以事公否不

若輔立幼主漸以歲時待其歸心然後可也顥不能對
可求因趨出書一教内袖中率諸將入賀諸將莫知所
爲及出教宣之乃渥母史氏教言楊氏創業艱難而嗣
王不幸隆演以次當立告諸將以無負楊氏而善事之
辭旨激切聞者感動顥氣色皆沮卒無能爲隆演乃得
立顥由此與温有隙諷隆演出温潤州可求謂温曰今
捨衙兵而出外郡禍行至矣温患之可求因説顥曰公
與徐温同受顧託議者謂公奪其衙兵是將殺之於外

信乎顥曰事已行矣安可止乎可求曰甚易也明日從顥與諸將造温可求陽責温曰古人不忘一飯之恩況公楊氏三世之將今幼嗣新立多事之時乃求居外以苟安乎温亦陽謝曰公等見留不願去也由是不行行軍副使李承嗣與張顥善覺可求有附温意諷顥使客夜刺殺之客刺可求不能中明日可求詰温謀先殺顥陰遣鍾章選壯士三十人就衙堂斬顥因以弒渥之罪歸之温由是專政隆演備位而已六月撫州危全諷叛

攻洪州袁州彭彥章吉州彭玕信州危仔倡皆起兵叛
隆演召嚴可求問誰可用者可求薦周本時本方攻蘇
州敗歸慙不肯出可求彊起之本曰蘇州之敗非怯也
乃上將權輕而下多專命爾若必見任願無用偏裨乃
請兵七千戰于象牙潭敗之執全諷彥章而玕奔于楚
仔倡奔于錢塘全諷至廣陵諸將議曰昔先王攻趙鍠
全諷屢饋給吳軍乃釋不殺初全諷欲舉兵也錢鏐送
王茂章于梁道過全諷謂曰聞公欲大舉願見公兵以

知濟否全諷陣兵與茂章登城望之茂章曰我素事吴
吴兵三等如公此衆可當其下將爾非得益兵十萬不
可而全諷卒以此敗八年徐温領昇州刺史治舟師於
金陵宣州李遇自行密時爲大將勲位已高憤温用事
嘗曰徐温何人吾猶未識而驟至於此温聞之怒遣柴
再用以兵送王壇代遇且召之遇疑不受命再用圍之
隆演使客將何蕘諭遇使自歸蕘因説曰公若欲反可
殺蕘以示衆若本無心何不隨蕘以出遇自以無反心

乃隨蕘出溫諷再用伺其出殺之并族其家九年溫率將吏進隆演位太師中書令吳王溫爲行軍司馬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章攻楚取岳州執其刺史苑玫十年越人攻常州徐溫敗之于無錫梁遣王茂章攻壽春溫敗之于霍邱十二年封徐溫齊國公兩浙都招討使始鎮潤州留其子知訓爲行軍副使秉政而大事溫遥决之冬潘楊林江水中出火可以燃十三年宿衞將李球馬謙挾隆演登樓取庫兵以誅知訓陣

于門橋知訓與戰頻却朱瑾適自外來以一騎前視其陳曰此不足為也因返顧一麾外兵爭進遂斬球謙而亂兵皆潰十四年徐温徙治金陵十五年遣王祺會洪袁信三州兵攻虔韶久之不克祺病以劉信代之夏四月副都統朱瑾殺徐知訓瑾自殺潤州徐知誥聞亂率兵入殺唐宣諭使李儼以止亂遂秉政徐氏之專政也隆演幼懦而能自持而知訓尤凌侮之嘗飲酒樓上命優人高貴卿侍酒知訓為參軍隆演鶉衣髽髻為蒼鶻

知訓嘗使酒罵坐語侵隆演隆演愧恥涕泣而知訓愈辱之左右扶隆演起去知訓殺吏一人乃止吳人皆仄目知訓又與朱瑾有隙瑾已殺知訓携其首馳府中示隆演曰今日為吳除患矣隆演曰此事非吾敢知遽起入内瑾忿然以首擊柱提劒而出府門已闔踰垣折其足遂自刎死米志誠聞瑾殺知訓被甲率其家兵至天興門問瑾所在聞瑾死乃還徐温疑志誠助瑾遣使殺之嚴可求懼事不克使人偽從湖南境上來告軍捷召

諸將入賀擒志誠斬之劉信克虔州執譚全播以歸十六年春二月温率將吏請隆演即天子位不許夏四月温奉玉冊寶綬尊隆演即吳王位建宗廟社稷設百官如天子之制改天祐十六年為武義元年大赦境内追尊行密孝武王廟號太祖渥景王廟號烈祖拜温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東海郡王以徐知誥為左僕射參知政事嚴可求為門下侍郎駱知祥為中書侍郎殷文圭沈顔為翰林學士盧擇為吏部尚書李宗陳璋為

左右雄武統軍柴再用錢鏢爲左右龍武統軍王令謀爲内樞密使江西劉信征南大將軍鄂州李簡鎮西大將軍撫州李德誠平南大將軍廬州張崇安西大將軍海州王綰鎮東大將軍文武以次進位封宗室皆郡公温之徙鎮金陵也以其養子知誥守潤州嚴可求嘗謂温曰二郎君非徐氏子而推賢下士人望頗歸若不去之恐爲後患温不能用其言及知誥秉政其語泄知誥出可求於楚州可求懼詣金陵見温謀曰唐亡於今十

二年而吴猶不敢改天祐可謂不負唐矣然吴所以征伐四方而建基業者常以復興爲辭今聞河上之戰梁兵屢衄若李氏復興其能屈節乎宜於此時先建國以自立温深然之因留可求不遣方謀廹隆演僭號二年五月隆演卒隆演少年嗣位權在徐氏及建國稱制非其意常怏怏酣飲稀復進食遂至疾卒年二十四謚曰宣弟溥立溥僭號追尊爲高祖宣皇帝陵曰肅陵

溥行密第四子也隆演建國封丹陽郡公隆演卒弟廬

江公濛次當立而徐氏秉政不欲長君乃立溥七月改昇州大都督府爲金陵府拜徐温金陵尹明年二月改元順義赦境内冬十一月祀天於南郊御天興樓大赦拜徐温太師嚴可求右僕射三年唐莊宗滅梁遣司農卿盧蘋使于唐嚴可求密條數事授之以行蘋見洛陽莊宗問之蘋次第以對皆如所授四年溥至白沙閲舟師徐温來見以白沙爲迎鑾鎮五年唐遣諫議大夫薛昭文使福州假道江西劉信出勞之謂曰亞次聞有信

否昭文曰天子新有河南未熟公名也信曰漢有韓信吳有劉信君還其語亟次當來較射於淮上也乃酌大卮望牙旗鐃首百步謂昭文曰一發而中願以此卮爲壽否則亦以自罰言訖而箭已穿矣六年追爵大丞相徐温四代祖考立廟於金陵左僕射徐知誥爲侍中右僕射嚴可求同平章事是歳莊宗崩五月丁卯詔爲同光主輟朝七日七年大丞相徐温率吳文武上表勸溥即皇帝位溥未許而温病十月温卒十一月庚戌溥御

文明殿即皇帝位改元曰乾貞大赦境內追尊行密武皇帝渥景皇帝隆演宣皇帝以徐知誥爲太尉兼侍中拜温子知詢輔國大將軍金陵尹治温舊鎮諸子皆封王二年正月封東海爲廣德王江瀆廣源王淮瀆長源王馬當上水府寧江王采石中水府定江王金山下水府鎮江王六月荆南高季興來附封季興秦王九月季興敗楚師於白田獲其將吏三十四人來獻三年十一月金陵尹徐知詢來朝知誥誣其有反狀留之不遣以

爲左統軍斬其客將周廷望以徐知諤爲金陵尹溥加
尊號聖睿文明孝皇帝大赦境内改元大和以徐知誥
爲中書令二年冊其子江都王璉爲太子三年以徐知
誥爲金陵尹以其子景通爲司徒及左僕射王令謀右
僕射宋齊邱皆平章事四年封知誥東海王五年建都
於金陵六年閏正月金陵火罷建都廢臨川王濛爲歷
陽公知誥遣親信王宏以兵守之拜王令謀司徒宋齊
邱司空知誥召景通還金陵爲鎮海軍節度副使以其

子景遷爲太保平章事與令謀等執政七年九月溥加尊號曰睿聖文明光孝應天弘道廣德皇帝大赦改元天祚知誥進位太師天下兵馬大元帥封齊王二年景遷病以次子景遂爲門下侍郎參政事三年知誥建齊國立宗廟社稷置左右丞相已下以金陵爲西都廣陵爲東都冬十月溥遣江夏王璘奉冊禪位於齊王十二月溥卒於丹陽年三十八謚曰睿昪元六年李昪遷其子孫於海陵號永寧宮嚴兵守之絶不通人久而男女

自爲匹偶吴人多哀憐之顯德二年世宗征淮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而李景聞之遣人盡殺其族周先鋒都部署劉重進得其玉硯馬腦碗翡翠瓶以獻楊氏遂絶

徐温字敦美海州朐山人也少以販鹽爲盜行密起合淝以隸帳下行密所與起事劉威陶雅之徒號三十六英雄獨温未嘗有戰功及行密欲殺朱延壽等温用其客嚴可求謀教行密陽爲目疾事成以功遷右衙指揮使始預謀議及行密病平生舊將皆以戰守在外而温

居帳下遂預立渥之功及殺渥又與張顥有隙使鍾章殺之章許諾選壯士三十人椎牛享之刺血爲盟温猶疑章不果夜半使人探其意陽謂曰温有老母懼事不成不如且止章曰言已出口寧可已乎温乃安明日鍾章殺顥温因盡殺紀祥等歸殺渥之罪於顥以其事入白渥母史氏史氏悖而泣曰吾兒年幼禍亂若此得保百口以歸合淝公之惠也隆演立温遂專政遷昇州刺史治舟師於金陵大將李遇怒温用事出嫚言温使柴

再用族遇於宣州行密舊將人人皆自疑温因僞下之恭謹如見行密諸將乃安八年温遷行軍司馬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十年遣招討使李濤攻越戰于臨安裨將曹筠奔于越濤敗被執温間遣人語筠曰吾用汝爲將汝軍有求吾不能給是吾過也赦筠妻子不誅厚遇之秋越人攻毗陵温戰于無錫筠感温前言臨陣奔歸遂敗越兵十二年封温齊國公兼兩浙招討使始就鎮潤州以昇潤宣常池黄六州爲齊國温城

昇州建大都督府十四年徙治之以其子知訓輔隆演於廣陵而大事溫遥決之知訓爲朱瑾所殺溫養子知誥自潤州先入遂得政溫雖姦詐多疑而善用將吏江西劉信圍虔州久不克使人説譚全播出降遣使報溫溫怒曰信以十倍之衆攻一城不下而反用説客降之何以威敵國笞其使者而遣之曰吾以笞信也因命濟師遂破全播人有誣信逗留陰縱全播言信將反者信聞之因自獻捷至金陵見溫溫與信博信斂骰子厲聲

祝曰劉信欲背吳骰爲惡彩苟無二心當成渾花溫遽止之一擲六子皆赤溫慙自以巵酒飲信然終疑之及唐師伐王衍溫急召信至廣陵以爲左統軍託以内備遂奪其地溫客尤見信者如駱知祥嚴可求可求善籌畫知祥長於財利溫嘗以軍事問可求國用問知祥吳人謂之嚴駱溫亦自喜爲智詐以得吳人之心初隨行密破趙鍠諸將皆爭取金帛溫獨收餘囷作粥以食餓者十六年溫請隆演即皇帝位不許復請即吳王位乃

許遂建國改元拜温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東海郡王隆演卒温越次立其弟溥順義十年温又請溥即皇帝位溥未許而温病卒年六十六追封齊王謚曰忠武李昪僭號號温爲義祖

嗚呼盜亦有道信哉行密之書稱行密爲人寛仁雅信能得士心其將蔡儔叛於廬州悉毀行密墳墓及儔敗而諸將皆請毀其墓以報之行密嘆曰儔以此爲惡吾豈復爲邪嘗使從者張洪負劒而侍洪拔劒擊行密不

中洪死復用洪所善陳紹負劒不疑又嘗駡其將劉信信忿奔孫儒行密戒左右勿追曰信豈負我者邪其醉而去醒必復來明日果來行密起於盜賊其下皆驍武雄暴而樂爲之用者以此也故二世四主垂五十年及渥已下政在徐温於此之時天下大亂中國之禍簒弑相尋而徐氏父子區區詐力裴回三主不敢輕取之何也豈其恩威亦有在人者歟據吴録運歷圖九國志皆云行密以唐景福元年再入揚州至晋天福二年爲李昪所簒實四十六年而舊唐書舊五代史皆云大順二年入揚州至被簒四十七

年吳録徐鉉等撰運歷圖龔頴撰二人皆江南故臣所記宜得實而唐末喪亂中朝文字多差失故今以鉉頴所記爲定

五代史卷六十一

五代史卷六十一考證

楊行密傳攻其西門○西一本作四

渥傳惟紀祥不從○祥一本作詳

溥傳隆演卒弟廬江公濛次當立○濛一本作濠觀下文廢臨川王濛爲歷陽公當以濛爲是

徐知誥進位太師天下兵馬大元帥封齊王○臣文清按司馬光通鑑云進封齊王備殊禮以昇潤宣池歙常江饒信海十州爲齊國注云所封十州中斷吴國

之要膂有包舉吴國之勢此知誥取國之規圖應繫于此

五代史卷六十一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六百十三 史部

五代史卷六十二

宋　歐陽修　撰

南唐世家第二

李昪字正倫徐州人也世本微賤父榮遇唐末之亂不知其所終昪少孤流寓濠泗間楊行密攻濠州得之奇其狀貌養以爲子而楊氏諸子不能容行密以乞徐温乃冒姓徐氏名知誥及壯身長七尺廣顙隆準爲人温

厚有謀為吳樓船軍使以舟兵屯金陵柴再用攻宣州用其兵殺李遇昇以功拜昇州刺史時江淮初定州縣吏多武夫務賦斂為戰守昇獨好學接禮儒者能自勵為勤儉以寛仁為政民稍譽之徐温鎮潤州以昇池等六州為屬温閲昇理昇州有善政往視之見其府庫充實城壁修整乃徙治之而遷昇潤州刺史昇初不欲往屢求宣州温不與既而徐知訓為朱瑾所殺温居金陵未及聞昇居潤州近廣陵得先聞即日以州兵渡江定

亂遂得政昪事徐温甚孝謹温嘗罵其諸子不如昪諸子頗不能容而知訓尤甚嘗召昪飲酒伏劒士欲害之行酒吏刁彦能覺之酒至昪以手爪掐之昪悟起走乃免後昪自潤州入覲知訓與飲於山光寺又欲害之徐知諫以其謀告昪昪起遯去知訓以劒授刁彦能使追殺之及於中塗而還紿以不及由是得免後昪貴以彦能爲撫州節度使知訓之用事也嘗凌弱楊氏而驕侮諸將遂以見殺及昪秉政欲收人心乃寛刑法推恩信

起延賓亭以待四方之士引宋齊邱駱知祥王令謀等為謀客士有羇旅於吳者皆齒用之嘗陰使人察視民間有婚喪匱乏者往往賙給之盛暑未嘗張蓋操扇左右進蓋必却之曰士衆尚多暴露我何用此以故溫雖遥秉大政而吳人頗已歸昪武義元年拜左僕射參知政事溫行軍司馬徐玠數勸溫以已子代昪溫遣子知詢入廣陵謀代昪秉政會溫病卒知詢奔還金陵玠反為昪謀誣知詢以罪斬其客將周廷望以知詢為右統

軍楊溥僭號拜昇太尉中書令太和三年出鎮金陵如温之制留其子景通爲司徒同平章事以王令謀宋齊邱爲左右僕射同平章事四年封昇東海郡王昇照鑑見白鬚顧其吏周宗歎曰功業已就而吾老矣奈何宗知其意馳詣廣陵見宋齊邱謀禪代齊邱以爲未可請斬宗以謝吳人昇黜宗爲池州刺史吳臨江王濛者怨徐氏捨已而立溥心常不平及昇將謀簒國先廢濛爲歷陽公使吏以兵守之濛殺守者奔廬州節度使周本

本吴舊將也聞濛至欲納之爲其子祚所止本曰此吾故主家郎君也何忍拒之遽自出迎濛祚閉門遮本不得出縛濛至金陵見殺五年昪封齊王已而閩越諸國皆遣使勸進昪謂人望已歸天祚三年建齊國置宗廟社稷以宋齊邱徐玠爲左右丞相十月溥遣攝太尉楊璘傳位於昪國號齊改元昪元昪以册尊溥曰受禪老臣知誥謹上册皇帝爲高尚思玄弘古讓皇帝追尊徐温爲忠武皇帝封子景爲吴王封徐氏子知證江王知

諤饒王周本與諸將至金陵勸進歸而歎曰吾不能誅
簒國者以報楊氏今老矣豈能事二姓乎憤惋而死二
年四月遷楊溥於潤州丹陽宮以王輿爲浙西節度使
馬思讓爲丹陽宮使以嚴兵守之徐氏諸子請昪復姓
昪謙抑不敢忘徐氏恩下其議百官百官皆請然後復
姓李氏改名昪昪自言唐憲宗子建王恪生超超生志
爲徐州判司志生榮乃自以爲建王四世孫改其國號
曰唐立唐高祖太宗廟追尊四代祖恪爲孝靜皇帝廟

號定宗曾祖超爲孝平皇帝廟號成宗祖志孝安皇帝
廟號惠宗考榮孝德皇帝廟號慶宗奉徐温爲義祖徐
氏子孫皆封王公女封郡縣主以門下侍郎張居詠中
書侍郎李建勲右僕射張延翰同平章事十一月以步
騎八萬講武於銅橋楊溥卒於丹陽宫溥子璉爲吴太
子時昪以女妻之及昪篡國封其女永興公主女聞人
呼公主必悲咽流涕而辭宫中皆憐之溥卒以璉爲康
化軍節度使已而以疾卒三年四月昪郊祀昊天上帝

於圜丘禮畢羣臣請上尊號曰尊號非古也不許州縣言民孝悌五代同居者七家皆表門閭復其繇役其尤盛者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食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爲之不食四年六月晉安州節度使李金全叛送欵於昪昪遣鄂州屯營使李承裕迎之承裕與晉將馬全節安審暉戰安陸南三戰皆敗承裕與裨將段處恭皆死都監杜光鄴及其兵五百人被執送于京師高祖厚賜之遣

還昇致書高祖復送光鄴等請以敗軍行法高祖又遣之昇以甲士臨淮拒之乃止六年吳越國火焚其宫室府庫甲兵皆盡羣臣請乘其弊攻之昇不許遣使弔問厚賙其乏錢氏自吳時素爲敵國昇見天下亂久常厭用兵及將篡國先與錢氏約和歸其所執將士錢氏亦歸吳敗將遂通好不絶昇客馮延已好論兵大言嘗誚昇曰田舍翁安能成大事而昇志在守吳舊地而已無復經營之略也然吳人亦頼以休息七年昇卒年五十

六謚曰光文肅武孝高皇帝廟號烈祖陵曰永陵子景立

景初名景通昪長子也既立又改名璟徐温死昪專政以爲兵部尚書叅知政事明年昪鎮金陵留景爲司徒同平章事與宋齊邱王令謀居廣陵輔楊溥昪將篡國召景歸金陵爲副都統昪立封齊王昪卒嗣立改元保大尊母宋氏爲皇太后妃鍾氏爲皇后封弟壽王景遂爲燕王宣城王景達爲鄂王景遏前未王爲保寧王秋

改封景遂齊王諸道兵馬元帥太尉中書令景達爲燕王副元帥盟於昇柩前約兄弟世世繼立封其子冀南昌王江都尹冬十月破虔州妖賊張遇賢遇賢循州羅縣小吏也初有神降羅縣民家與人言禍福輒中遇賢禱之神曰遇賢是羅漢可留事我是時南海劉龑死子玢初立嶺南盜賊起羣盜千餘人未有所統問神當爲主者神言遇賢遂共推爲帥遇賢自號中天八國王改元永樂置官屬羣盜皆絳衣攻剽嶺外問神所嚮神曰

當過嶺取虔州遂襲南康節度使賈浩不能禦遇賢據
白雲洞造宮室有衆十餘萬連陷諸縣景詔洪州營屯
虞候嚴思通事舍人邊鎬率兵攻之遇賢問神神不復
語羣盜皆懼遂執遇賢以降景以馮延巳常夢錫爲翰
林學士馮延魯爲中書舍人陳覺爲樞密使魏岑查文
徽爲副使夢錫直宣政殿專掌密命而延巳等皆以邪
佞用事吳人謂之五鬼夢錫屢言五人者不可用景不
納十二月景下令中外庶政委齊王景遂參決惟陳覺

查文徽得奏事羣臣非名見者皆不得入給事中蕭儼上疏切諫不報侍衛軍都虞侯賈崇詣閤求見景曰臣事先朝三十年見先帝所以成功業者皆用衆賢之謀故延接疏逺未甞壅隔然下情猶時有不達者今陛下新即位所信用者何人柰何頓與臣下隔絶臣老即死恐無復一見顏色因泣下嗚咽景爲之動容引與坐賜食而慰之遂寢所下令初宋齊邱爲昇謀篡楊氏最有力及成事乃陽入九華山昇屢招之乃出昇僭號未幾

齊邱以病罷相出為洪州節度使景立復名為相陳覺魏岑等皆為齊邱所引用而岑與覺有隙譖覺於景左遷少府監齊邱亦罷相為浙西節度使齊邱不得意願復歸九華山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青陽一縣二年二月閩人連重遇朱文進弑其君王延羲文進自立是時延羲弟延政亦自立於建州國號殷王氏兄弟連兵累年閩大亂景因其亂遣查文徽及待詔臧循發兵攻建州延政聞唐且攻之遣人紿福州曰唐兵助我討

賊矣福州信之共殺文進等以降延政遣其從子繼昌守福州文徽軍屯建陽福州將李仁達殺王繼昌自稱留後泉州將留從効亦殺其刺史黄紹頗皆送欵於文徽四年八月文徽乘勝克建汀泉漳四州景分延平劍浦富沙三縣置劔州遷王延政之族于金陵以延政爲饒州節度使李仁達爲福州節度使從効爲清源軍節度使景遂欲罷兵而査文徽陳覺等皆言仁達等餘孽猶在不若乘勝盡取之覺自言可不用尺兵致仁達等

景以覺爲宣諭使名仁達朝金陵仁達不從覺懟還至建州矯命發汀建信撫州兵攻仁達時魏岑安撫漳泉聞覺起兵亦擅發兵會覺景大怒馮延巳等爲言兵業行不可止乃以王崇文爲招討使王建封爲副使益兵以會之馮延魯魏岑陳覺皆爲監軍使仁達送款於吴越吴越以兵三萬應仁達覺等爭功進退不相應延魯與吴越兵先戰大敗而走諸軍皆潰歸景怒遣使者鎖覺延魯至金陵而馮延巳方爲宰相宋齊邱復自九華

名爲太傅爲稍解之乃流覺蘄州延魯舒州韓熙載上書切諫請誅覺等齊邱惡之貶熙載和州司馬是歲契丹陷京師中國無主而景方以覺等疲兵東南不暇北顧御史中丞江文蔚劾奏宰相馮延巳諫議大夫魏岑亂政與覺等同罪而不見貶黜言甚切直景大怒自答其疏貶文蔚江州司士參軍亦罷延巳爲少傅岑爲太子洗馬五年以景遂爲太弟景達爲元帥封齊王南昌王冀爲副元帥封燕王契丹遣使來聘以兵部尚書賈

潭報聘六年漢李守貞反河中遣其客將朱元來求援景以潤州節度使李金全爲北面行營招撫使兵攻沭陽聞守貞已敗乃還是時漢隱帝少中國衰弱淮北羣盜多送欵於景景遣皇甫暉出海泗諸州招納之八年福州詐言吳越戍兵亂殺李仁達而遯遣人請建州節度使查文徽文徽與劒州刺史陳誨下舟閩江趨應之福州以兵出迎誨曰閩人多詐難信宜駐江岸徐圖之文徽曰久則生變乘其未定亟取之留誨屯江口進至

西門伏兵發文徽被擒誨與越人戰大敗之獲其將馬先進景送先進還越越亦歸景文徽是嵗楚王馬希廣爲其弟希萼所弑希萼自立九年秋楚人囚希萼於衡山立其弟希崇附于景楚國大亂景遣信州刺史邊鎬攻楚破潭州盡遷馬氏之族于金陵景以希萼爲洪州節度使希崇舒州節度使以邊鎬爲湖南節度使十年分洪州高安清江萬載上高四縣置筠州以馮延巳孫忌爲左右僕射同平章事廣州劉晟乘楚之亂取桂管

景遣將軍張巒出兵爭之不克楚地新定其府庫空虛宰相馮延已以克楚爲功不欲取費於國乃重斂其民以給軍楚人皆怨而叛其將劉言攻邊鎬鎬不能守遯歸十一年金陵大火踰月十二年大饑民多疫死十三年十一月周師南征詔曰蠢爾淮甸敢拒大邦盜據一方僭稱僞號晉漢之代寰海未寧而乃招納叛亡朋助兇逆金全之據安陸守貞之叛河中大起師徒來爲應援迫奪閩越塗炭湘潭至於應接慕容憑凌徐部沭陽

之役曲直可知勾誘契丹入為邊患結連并壘實我世讎罪惡難名人神共憤乃拜李穀為行營都部署攻自壽州始是時宋齊邱為洪州節度使景名齊邱還金陵以劉彥貞為神武統軍劉仁贍為清淮軍節度使以拒周師李穀曰吾無水戰之具而使淮兵斷正陽浮橋則我背腹受敵乃焚其芻糧退屯正陽是時世宗親征行至圉鎮聞穀退軍曰吾軍却唐兵必追之遣李重進急趨正陽曰唐兵且至宜急擊之劉彥貞等聞穀退軍果

以爲怯急追之比及正陽而重進先至軍未及食而戰彥貞等遂敗彥貞之兵施利刃於拒馬維以鐵索又刻木爲獸號揵馬牌以皮囊布鐵蒺藜于地周兵見而知其怯一鼓敗之世宗營于淝水之陽徙浮橋于下蔡景遣林仁肇等爭之不得而周師取滁州景懼遣泗州牙將王知朗至徐州稱唐皇帝奉書願効貢賦陳兄事之禮世宗不荅景東都副留守馮延魯光州刺史張紹舒州刺史周祚泰州刺史方訥皆棄城走延魯削髮爲僧

爲周兵所獲蘄州裨將李福殺其刺史王承雋降周景益懼始改名璟以避周廟諱遣其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獻犒軍牛五百頭酒二千石金銀羅綺數千請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以求罷兵世宗不報分兵襲下揚泰景遣人懷蠟丸書走契丹求救爲邊將所執光州刺史張承翰降周十四年三月景又遣司空孫晟禮部尚書王崇質奉表辭益卑服世宗猶不荅前遣鍾謨等并晟崇質皆留行在而謨等請歸取

景表盡獻江北地世宗許之遣崇質德明等還始賜景書曰自有唐失御天步方艱六紀于兹瓜分鼎峙自爲聲敎各擅烝黎交結四夷憑凌上國華風不競否運所鍾凡百有心孰不興憤朕擅一百州之富庶握三十萬之甲兵農戰交修士卒樂用苟不能恢復內地申畫邊疆便議班旋眞同戲劇至於削去尊稱願輸臣節孫權事魏蕭詧奉周古也雖然今則不取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儻堅事大之心必不迫人於險德明等還盛稱世宗

英武景不悅宋齊邱陳覺等皆以割地無益而德明賣
國以圖利景怒斬德明遣元帥齊王景達與陳覺邊鎬
許文縝率兵趣壽春景達遣將朱元等復得舒蘄泰三州
夏大雨周師在揚滁和者皆却諸將請要其險隘擊之
宋齊邱曰擊之怨深不如縱之以為德誡諸將閉壁毋
得要戰故周師皆集於壽州世宗屯于渦口欲再幸揚
州宰相范質以師老泣諫乃班師以李重進攻廬壽向
訓守揚州訓請棄揚州併力以攻壽春乃封府庫付主

者遣景舊將撫廵城中秋毫不犯而去淮人大悦皆負糗糧以送周師十五年景達遣朱元等屯紫金山築甬道以餉壽州二月世宗復南征徙下蔡浮橋于渦口爲鎮淮軍築二城以夾淮周師連破紫金諸寨景達雖爲元帥而兵事皆決於陳覺覺與朱元素有隙以元李守貞客反覆難信景遣大將楊守忠代元且召之元憤怒叛降于周諸軍皆潰許文稹邊鎬皆被執景達以舟兵奔還金陵劉仁贍病且死其副使孫羽等以壽州降于

周世宗班師景遣人焚揚州驅其士庶而去冬十月世宗復南征遂圍濠州濠州刺史郭廷謂告于周曰臣不能守一州以抗王師然願請命于唐而後降世宗為之緩攻廷謂遣人請命于景景許其降乃降又取泗州周師步騎數萬水陸齊進軍士作櫂來之歌聲聞數十里十二月屯于楚州之北門交泰元年正月大赦改元周師攻楚州守將張彦卿鄭昭業城守甚堅攻四十日不可破世宗親督兵以洞屋穴城而焚之城壞彦卿昭業

戰死周兵怒甚殺戮殆盡周師復取海泰揚州世宗幸迎鑾以臨大江景知不能支而恥自屈身去其名號乃遣陳覺奉表請傳國與其世子而聽命初周師南征無水戰之具已而屢敗景兵獲水戰卒乃造戰艦數百艘使降卒教之水戰命王環將以下淮景之水軍多敗長淮之舟皆爲周師所得又造齊雲船數百艘世宗至楚州北神堰齊雲舟大不能過乃開老鸛河以通之遂至大江景初自恃水戰以周兵非敵且未能至江及覺奉

使見舟師列于江次甚盛以爲自天而下乃請曰臣願
還國取景表盡獻江北諸州如約世宗許之始賜景書
曰皇帝恭問江南國主勞其良苦而已是時楊泰滁和
壽濠泗楚光海等州已爲周得景遂獻廬舒蘄黄畫江
以爲界五月景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奉周正朔時顯德
五年也初孫晟使于周留不遣而世宗問晟江南虛實
不對世宗怒殺晟周已罷兵景乃贈劉仁贍太師追封
晟魯國公世宗遣鍾謨馮延魯歸國景復遣謨等朝京

師手自書表稱天地父母之恩不可報又請降詔書同
藩鎮遣謨面陳願傳位世子世宗遣謨等還國優詔以
勞安之景以謨爲禮部侍郎延魯戶部侍郎景爲太子
時延魯等皆出入東宮禮部尚書常夢錫自昪世屢言
不可使延魯等近太子及景立延魯等用事夢錫每排
斥之景既割地稱臣有語及朝廷爲大朝者夢錫大笑
曰君等嘗欲致君如堯舜今日自爲小朝邪鍾謨素善
李德明既歸而聞德明由宋齊丘等見殺欲報其冤未

能發陳覺齊邱黨也與景相嚴續素有隙覺嘗奉使周還言世宗以江南不即聽命者嚴續之謀勸景誅續以謝罪景疑之謨因請使于周驗其事景以割地稱臣乃遣謨入朝謝罪言不即割地者非續謀願赦之世宗大驚曰續能爲謀是忠其主也朕豈殺忠臣乎謨還言覺姦詐景怒流覺饒州殺之宋齊邱坐覺黨與放還青陽賜死以太弟景遂爲洪州節度使燕王冀爲太子景困於用兵鍾謨請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泉貨謨嘗

得罪而大錢廢韓熙載又鑄鐵錢以一當二九月太子
冀卒次子從嘉封吳王居東宫鍾謨言從嘉輕肆請立
紀國公從善景怒貶謨國子司業立從嘉爲太子世宗
使人謂景曰吾與江南大義已定然慮後世不能容汝
可及吾世修城湟治要害爲子孫計景因營繕諸城謀
遷其都于洪州羣臣皆不欲遷惟樞密使唐鎬贊之乃
升洪州爲南昌建南都建隆二年留太子從嘉監國景
遷于南都而洪州廹隘宫府營廨皆不能容羣臣日夕

思歸景悔怒不已唐鎬慙懼發疾卒六月景卒年四十六從嘉嗣立以喪歸金陵遣使入朝願復景帝號太祖皇帝許之乃謚曰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廟號元宗陵曰順陵

煜字重光初名從嘉景第六子也煜爲人仁孝善屬文工書畫而豐額駢齒一目重瞳子自太子冀已上五子皆早卒煜以次封吳王建隆二年景遷南都立煜爲太子留監國景卒煜嗣立於金陵母鍾氏父名泰章煜尊

母曰聖尊后立妃周氏爲國后封弟從善韓王從益鄭王從謙宜春王從度昭平郡公從信文陽郡公大赦境内遣中書侍郎馮延魯修貢于朝廷令諸司四品以下無職事者日二員待制於内殿三年泉州留從効卒景之稱臣於周也從効亦奉表貢獻于京師世宗以景故不納從効聞景遷洪州懼以爲襲已遣其子紹基納貢于金陵而從効病卒泉人因并送其族于金陵推立副使張漢思漢思老不任事州人陳洪進逐之自稱留後

煜即以洪進爲節度使乾德二年始用鐵錢民間多藏匿舊錢舊錢益少商賈多以十鐵錢易一銅錢出境官不可禁煜因下令以一當十拜韓熙載中書侍郎勤政殿學士封長子仲遇清源公次子仲儀宣城公五年命兩省侍郎給事中中書舍人集賢勤政殿學士分夕於光政殿宿直煜引與談論煜嘗以熙載盡忠能直言欲用爲相而熙載後房妓妾數十人多出外舍私侍賓客煜以此難之左授熙載右庶子分司南都熙載盡斥諸

妓單車上道煜喜留之復其位已而諸妓稍稍復還煜曰吾無如之何矣是歲熈載卒煜歎曰吾終不得熈載為相也欲以平章事贈之問前世有此比否羣臣對曰昔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遂贈熈載平章事熈載北海將家子也初與李穀相善明宗時熈載南奔吳穀送至正陽酒酣臨訣熈載謂穀曰江左用吾為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國用吾為相取江南如探囊中物爾及周師之征淮也命穀為將以取淮南而熈載不能有

所爲也開寶四年煜遣其弟韓王從善朝京師遂留不遣煜手疏求從善還國太祖皇帝不許煜嘗怏怏以國蹙爲憂日與羣臣酣宴愁思悲歌不已五年煜下令貶損制度下書稱教改中書門下省爲左右内史府尚書省爲司會府御史臺爲司憲府翰林爲文館樞密院爲光政院諸王皆爲國公以尊朝廷煜性驕侈好聲色又喜浮圖高談不恤政事六年内史舍人潘佑上書極諫煜收下獄佑自縊死七年太祖皇帝遣使召煜赴闕煜

稱疾不行王師南征煜遣徐鉉周惟簡等奉表朝廷求緩師不答八年十二月王師克金陵九年煜俘至京師太祖赦之封煜違命侯拜左千牛衛將軍其後事具國史予世家江南其故老多能言李氏時事云太祖皇帝之出師南征也煜遣其臣徐鉉朝于京師鉉居江南以名臣自負其來也欲以口舌馳說存其國其日夜計謀思慮言語應對之際詳矣及其將見也大臣亦先入請言鉉博學有材辯宜有以待之太祖笑曰第去非爾所

知也明日鉉朝于庭仰而言曰李煜無罪陛下師出無名太祖徐名之升使畢其說鉉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柰何見伐其說累數百言太祖曰爾謂父子者爲兩家可乎鉉無以對而退嗚呼大哉何其言之簡也盖王者之興天下必歸于一統其可來者來之不可者伐之僭僞假竊期於掃蕩一平而後已予讀周世宗征淮詔恠其區區攈摭前事務較曲直以爲辭何其小也然世宗之英武有足喜者豈爲其辭者之過歟據湯

悅所撰江南錄云景以保大十五年正月改元交泰是歲盡獻淮南十四州畫江為界保大十五年乃周顯德四年也按五代舊史及世宗實錄顯德四年十月壬申世宗方復南征五年正月丙午始克楚州二月己亥景始盡獻淮南諸州畫江為界當是保大十五年也悅等南唐故臣記其目見之事何其差繆而九國志紀年通譜之類但以悅書為正不復參較遂皆差一年至於景滅閩閩國是保大四年江南錄書於三年亦差一年已見閩世家注或疑景立踰年而改元則滅閩國當為三年周取淮南當為十五年不差但江南録誤於景立之年改元保大所以常差一年也今知不然者以諸書參較閩人殺王延羲當晉開運元年周師始伐南唐當顯德二年據景以初立之年即改元則開運元年為保大二年顯德二年為保大十三年今江南録書延羲被殺於二年周師始伐於十三年則是景立之年改元不誤而悅等書滅王氏割淮南自各差一年爾昇自晉天福二

年建國至皇朝開寶八
年國滅凡三十九年

五代史卷六十二

五代史卷六十二考證

李昪傳徐氏諸子請昪復姓○子各本訛王今從南本

楊溥卒于丹陽宫○臣文清按朱子綱目書故吴主楊溥卒通鑑云辛丑吴讓王卒薛史云溥以幽卒十國紀年乃云唐人殺之紀年之説自不足據

景傳昪卒嗣立改元保大尊母朱氏為皇太后○朱一本作宋

是時漢隐帝少中國衰弱淮北羣盗多送款于景○弱

一本作江

遣景舊将撫廵城中○撫南本作按

南唐世家総注當是保大十五年也○五一本作六

五代史卷六十二考證

謹案卷六十二第二十一頁前六行常差一年刋本常訛當據毛本改

第二十一頁前八行自各差一年爾刋本一訛二據上文改

摛藻堂全書薈要寶

覆校官編修臣查　瑩

校對官庶吉士臣王坦修

謄錄貢生臣張誠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五代史卷六十三王五

詳校官内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六百十四 史部

五代史卷六十三

宋 歐 陽 修 撰

前蜀世家第三

王建字光圖許州舞陽人也為人隆眉廣顙狀貌偉然少無賴以屠牛盜驢販私鹽為事里人謂之賊王八後為忠武軍卒稍遷隊將黄巢陷長安僖宗在蜀忠武軍將鹿晏弘以兵八千屬楊復光討賊巢敗走復光以其

兵爲八都都將千人建與晏弘皆爲一都頭復光死晏
弘率八都西迎僖宗于蜀所過剽略行至興元逐節度
使牛蕞自稱留後僖宗即以晏弘爲節度使晏弘以建
等八都頭皆領屬州刺史已而晏弘擁衆東歸陷陳許
建與晉暉韓建張造李師泰等各率一都西奔于蜀僖
宗得之大喜號隨駕五都以屬十軍觀軍容使田令孜
令孜以建等爲養子僖宗還長安使建與晉暉等將神
策軍宿衛光啓元年河中王重榮與令孜爭鹽池重榮

名晉兵犯京師僖宗幸鳳翔二年三月移幸興元以建為清道使使負玉璽以從行至當塗驛李昌符焚棧道棧道幾斷建控僖宗馬冒煙焰中過宿坂下僖宗枕建膝寢既覺涕泣解御衣賜之僖宗已至興元令孜以謂天子播越由已致之懼且得罪西川節度使陳敬瑄令孜同母弟也令孜因求為西川監軍楊復恭代為軍容使復恭出建為壁州刺史建乃招集亡命及溪洞夷落有衆八千以攻閬州執其刺史楊行遷又攻利州利州

刺史王珙棄城走敬瑄患之以問令孜令孜曰王八吾兒也以一介名之可置麾下乃使人招建東川顧彦朗與建有舊建聞令孜名已大喜因至梓州謂彦朗曰十軍阿父名我我欲至成都見陳公以求一鎮即以其家屬託彦朗選精兵二千馳之成都行至鹿頭關敬瑄悔召建使人止之建大怒擊破鹿頭關取漢州彦朗聞之出兵助建軍于學射敬瑄遣將句惟立逆建建擊敗之遂攻彭州敬瑄遣眉州刺史山行章將兵五萬屯新繁

建又擊敗之虜獲萬餘人橫尸四十里敬瑄發兵七萬益行章與建相持濛陽新都百餘日昭宗遣左諫議大夫李珣爲兩川宣諭和協使詔彦朗等罷兵彦朗請以大臣鎮蜀因爲建求旌節文德元年六月以宰相韋昭度爲西川節度使分卭蜀黎雅爲永平軍拜建節度使敬瑄不受代昭宗即命昭度將彦朗等兵討之昭宗以建爲招討牙内都指揮使久之不克建謂昭度曰公以數萬之衆困兩川之人而師久無功柰何且唐室多故

東方諸鎮兵接都畿公當歸相天子靜中原以固根本此蠻夷之國不足以留公昭度遲疑未決建遣軍士擒昭度親吏於軍門臠而食之建入白曰軍士飢須此爲食爾昭度大恐即留符節與建而東昭度已去建即以兵扼劒門兩川由是阻絶山行章屯廣都建擊敗之行章走眉州以州降建建引兵攻成都而資簡戎茂嘉邛諸州皆殺刺史降建建攻成都甚急田令孜登城呼建曰老夫與公相厚何嫌而至此建曰軍容父子之恩心

何可忘然兵討不受代者天子命也令孜夜入建軍以節度觀察牌印授建明日敬瑄開門迎建建將入城以張勍爲都虞候戒其軍士曰吾以張勍爲虞侯矣汝等無犯其令幸勍執而見我我尚活汝使其殺而後白吾亦不能詰也建入城軍士剽略勍殺百人而後止建遷敬瑄于雅州使人殺之復以令孜爲監軍既而亦殺之大順二年十月唐以建爲檢校司徒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觀察處置雲南八國招撫

等使東川顧彦朗卒其弟彦暉立唐遣宦者宗道錫賜彦暉東川旌節緜州刺史常厚執道錫以攻梓州建遣李簡王宗滌等討厚自彦朗死建欲圖并東川而未有以發及李簡等討厚戒曰兵已破厚彦暉必出犒師即與俱來無煩吾再舉也簡等擊厚敗之鍾陽厚走還緜州以唐旌節還道錫而出之彦暉已得節辭疾不出犒軍乾寧二年建遣王宗滌攻之十二月宗滌敗彦暉于楸林斬其將羅璋遂圍梓州三年五月昭宗遣宦者袁

易簡詔建罷兵建收兵還成都黔南節度使王肇以其
地降于建四年宗滌復攻東川別遣王宗侃宗阮等出
峽取渝瀘州五月建自將攻東川昭宗遣諫議大夫李
洵判官韋莊宣諭兩川詔建罷兵建不奉詔乃責授建
南州刺史以鄭王爲鳳翔節度使徙李茂貞代建爲西
川節度使茂貞拒命乃復建官爵冬十月建攻破梓州
彥暉自殺彥暉將顧彥瑤顧城已危謂諸將吏曰事公
當生死以之指其所佩賓鐵劍曰事急而有叛者當齒

此劒及城將破彦瑶與彦暉名集將吏飲酒遂與之俱死建以王宗滌爲東川留後唐即以宗滌爲節度使於是并有兩川之地是時鳳翔李茂貞兼據梁洋秦隴數以兵侵建天復元年梁太祖兵誅宦者韓全誨等刼天子幸鳳翔梁兵圍之茂貞閉城拒守經年力窘求與梁和建閒遣人聘茂貞許以出兵爲援勸其堅壁勿和遣王宗滌將兵五萬聲言迎駕以攻興元執其節度使李繼業而武定節度使拓拔思敬遂以其地降于建於是

并有山南西道是時荆南成汭死襄州趙匡凝遣其弟匡明襲據之建乘其間攻下夔施忠萬四州三年八月唐封建蜀王四年唐遷都洛陽改元天祐建與唐隔絶而不知故仍稱天復天復六年又取歸州於是并有三峽七年梁滅唐遣使者諭建建拒而不納建因馳檄四方會兵討梁四方知其非誠實皆不應是歲正月巨人見青城山六月鳳皇見萬歲縣黄龍見嘉陽江而諸州皆言甘露白鹿白雀龜龍之瑞秋九月己亥建乃即皇

帝位封其諸子爲王以王宗佶爲中書令韋莊爲左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唐襲爲樞密使鄭騫爲御史中丞張格王鍇爲翰林學士周博雅爲成都尹蜀恃險而富當唐之末人士多欲依建以避亂建雖起盜賊而爲人多智詐善待士故其僭號所用皆唐名臣世族莊見素之孫格濬之子也建謂其左右曰吾爲神策軍將時宿衛禁中見天子夜召學士出入無間恩禮親厚如寮友非將相可比也故建待格等恩禮尤異其餘宋玭等

百餘人並見信用武成元年正月祀天南郊大赦改元以王宗佶爲太師宗佶本姓甘氏建爲忠武軍卒時掠得之養以爲子後以軍功累遷武信軍節度使後建所生子元懿等稍長宗佶以養子心不自安與鄭騫等謀求爲大司馬總六軍開元帥府凡軍事便宜行而後聞建以宗佶創業功多優容之唐襲本以舞僮見幸於建宗佶尤易之後爲樞密使猶名呼襲襲雖内恨而外奉宗佶愈謹建聞之怒曰宗佶名呼我樞密使是將反邪

宗佶求大司馬章三上建以問襲襲因激怒建曰宗佶功臣其威望可以服人心陛下宜即與之建心益疑宗佶入奏事自請不已建叱衛士撲殺之并賜襲死六月以遂王宗懿爲皇太子建加尊號英武睿聖皇帝七月騶虞見武定二年頒永昌歷廣都嘉禾合穗三年八月有龍五十見洵陽水中十月麟見壁州十二月大赦改明年爲永平元年岐王李茂貞自爲梁所圍而山南入于蜀地狹勢孤遂與建和以其子娶建女因求山南故

地建怒不與以王宗侃爲北路都統宗佑宗賀唐襲爲三面招討使以攻岐戰于青泥宗侃敗績退保西縣爲茂貞兵所圍建自將擊之岐兵敗解去建至興元而還加尊號曰英武睿聖光孝皇帝二年又加號曰英武睿聖神功文德光孝皇帝初田令孜之爲監軍也盜唐傳國璽入于蜀而埋之二月尚食使歐陽柔治令孜故第穿地而得之以獻五月梁遣光祿卿盧玭來聘推建爲兄其印文曰大梁入蜀之印宰相張格曰唐故事奉使

四夷其印文曰大唐入某國之印今梁以兄事陛下柰何卑我如夷狄建怒欲殺梁使者格曰此梁有司之過爾不可以絶兩國之懽已而梁太祖崩建遣將作監李紘弔之遂刻其印文曰大蜀入梁之印劒州木連理六月麟見文州十二月黄龍見富義江三年正月麟見永泰五月騶虞見壁山有二鹿隨之秋七月皇太子元膺殺太子少保唐襲元膺建次子也初名宗懿後更名宗坦建得銅牌子于什仿有文二十餘字建以爲符讖因

取以名諸子故又吏曰元膺元膺爲人猳喙齵齒多材藝能射錢中孔嘗自抱畫毬擲馬上馳而射之無不中年十七爲皇太子判六軍創天武神機營開永和府置官屬建以元膺年少任重以記事戒之令一切學朕所爲則可以保國又命道士廣成先生杜光庭爲之師唐襲建之嬖也元膺易之屢謔于朝建懼其交惡乃罷襲樞密出爲興元節度使已而襲罷歸元膺廷疏其過失建益不悅是月七夕元膺召諸王大臣置酒而集王宗

翰樞密使潘峭翰林學士毛文錫不至元膺怒曰集王不來峭與文錫教之耳明日元膺白建峭及文錫離間諸王建怒將罪之元膺出而襲入建以問之襲曰太子謀作亂欲召諸將諸王以兵錮之然後舉事爾建疑之襲請召屯營軍入衛元膺初不爲備聞襲召兵以爲誅已乃與伶人安悉香軍將喻全殊率天武兵自衛遣人擒峭及文錫而笞之幽於其家召大將徐瑤常謙率兵出拒襲與襲戰神武門襲中流矢墜馬死建遣王宗賀

以兵討之元膺兵敗皆潰去元膺匿躍龍池檻中明日
出而丐食蜀人識之以告建遣宗翰招諭之宗翰未至
爲衞兵所殺建乃立其幼子鄭王宗衍爲太子白龍見
卭州江四年荆南高季昌侵蜀巫山遣嘉王宗壽敗之
于瞿唐八月殺黔南節度使王宗訓冬南蠻攻掠界上
建遣夔王宗範擊敗之于大渡河麟見昌州五年起壽
昌殿於龍興宮畫建像於壁又起扶天閣畫諸功臣像
十一月大火焚其宮室遣王宗儔等攻岐取其秦鳳階

成四州至于大散關梁叛將劉知俊在岐於是以其族來通正元年遣王宗綰等率兵十二萬出大散關攻岐取隴州八月起文思殿以清資五品正員官購羣書以實之以内樞密使毛文錫爲文思殿大學士黄龍見大昌池十月大赦改元十二月又改明年元曰天漢國號漢天漢元年殺劉知俊十二月大赦改明年元曰光天復國號蜀光天元年六月建卒年七十二建晚多内寵賢妃徐氏與妹淑妃皆以色進專房用事交結宦者唐

文扆等干與外政建年老昏耄文扆判六軍事無大小皆決文扆及建疾以兵入宿衞謀盡去建故將故將大臣聞建疾皆不得入見久之宗弼等排闥入言文扆欲爲變乃殺之建因以謂老將大臣多許昌故人必不爲太子用思擇人未得而疾亟乃以宦者宋光嗣爲樞密使判六軍而建卒太子立去宗名衍

衍字化源建十一子曰衞王宗仁簡王元膺趙王宗紀豳王宗輅韓王宗智莒王宗特信王宗傑魯王宗鼎興

王宗澤薛王宗平而鄭王宗衍最幼其母徐賢妃也以母寵得立爲皇太子開崇賢府置官屬後更曰天策府衍爲人方頤大口垂手過膝顧目見耳頗知學問能爲浮艷之詞元膺死建以豳王宗輅貌類已信王宗傑於諸子最材賢欲於兩人擇立之而徐妃專寵建老昏耄妃與宦者唐文扆教相士言衍相最貴又諷宰相張格贊成之衍由是得爲太子建卒衍立謚建曰神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廟號高祖陵曰永陵建正室周氏號昭

聖皇后後建數日而卒衍因尊其母徐氏爲皇太后后妹淑妃爲皇太妃太后太妃以教令賣官自刺史以下每一官闕必數人並爭而入錢多者得之通都大邑起邸店以奪民利衍年少荒淫委其政於宦者宋光嗣光葆景潤澄王承休歐陽晃田魯儔等而以韓昭潘在迎顧在珣嚴旭等爲狎客起宣華苑苑有重光太清延昌會眞之殿清和迎仙之宮降眞蓬萊丹霞之亭飛鸞之閣瑞獸之門又作怡神亭與諸狎客婦人日夜酣飲其

中嘗以九日宴宣華苑嘉王宗壽以社稷爲言言發流涕韓昭等曰嘉王酒悲爾諸狎客共以慢言詭嘲之坐上諠然衍不能省也蜀人富而喜遨當王氏晚年俗競爲小帽僅覆其頂俛首即墮謂之危腦帽衍以爲不祥禁之而衍好戴大帽每微服出遊民間民間以大帽識之因令國中皆戴大帽又好裹尖巾其狀如錐而後宮皆戴金蓮花冠衣道士服酒酣免冠其髻髽然更施朱粉號醉粧國中之人皆效之嘗與太后太妃游青城山

宮人衣服皆畫雲霞飄然望之若仙衍自作甘州曲述
其仙狀上下山谷衍常自歌而使宮人皆和之衍立之
明年改元乾德乾德元年正月祀天南郊大赦加尊號
爲聖德明孝皇帝二年冬北巡至于西縣旌旗戈甲連
亘百餘里其還也自閬州浮江而上龍舟畫舸照耀江
水所在供億人不堪命三年正月還成都五年起上清
宮塑王子晉像尊以爲聖祖至道玉宸皇帝又塑建及
衍像侍立於其左右又於正殿塑玄元皇帝及唐諸帝

備法駕而朝之六年以王承休為天雄軍節度使天雄軍秦州也承休以宦者得幸為宣徽使承休妻嚴氏有絶色衍通之是時唐莊宗滅梁蜀人皆懼莊宗遣李嚴聘蜀衍與俱朝上清而蜀都庶士簾帷珠翠夾道不絶嚴見其人物富盛而衍驕淫歸乃獻策伐蜀明年唐魏王繼岌郭崇韜伐蜀是歲衍改元曰咸康衍自立歲常獵于子來山是歲又幸彭州陽平山漢州三學山以王承休妻嚴氏故十月幸秦州羣臣切諫衍不聽行至梓

潼大風發屋拔木太史曰此貪狼風也當有敗軍殺將者衍不省衍至緜谷而唐師入其境衍懼遽還唐師所至州縣皆迎降衍留王宗弼守緜谷遣王宗勳宗儼宗昱率兵以拒唐師宗勳等至三泉望風退走衍詔宗弼誅宗勳等宗弼反與宗勳等合謀送款於唐師衍自緜谷還至成都百官及後宮迎謁七里亭衍雜宮人作回鶻隊以入明日御文明殿與其羣臣相對涕泣而宗弼亦自緜谷馳歸登大玄門收成都尹韓昭宦者宋光嗣

景潤澄歐陽晃等殺之函首送于繼岌衍即上表乞降宗弼遷衍于天啓宮魏王繼岌至成都衍君臣面縛輿櫬出降于七里亭莊宗名衍入洛賜衍詔曰固當列土而封必不薄人于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衍捧詔忻然就道率其宗族及偽宰相王鍇張格庾傳素許寂翰林學士李昊等及諸將佐家族數千人以東同光四年四月行至秦川驛莊宗用伶人景進計遣宦者向延嗣誅其族衍母徐氏臨刑呼曰吾兒以一國迎降反以爲戮

信義俱棄吾知其禍不旋踵矣衍妾劉氏鬒髮如雲而有色行刑者將免之劉氏曰家國喪亡義不受辱遂就死宗弼本姓魏名弘夫建錄爲養子建攻顧彥暉宗弼常以建語泄之彥暉者彥暉敗建待之如初建病且卒宗弼守太師兼中書令判六軍輔政衍已降宗弼以蜀珍寶奉魏王及郭崇韜求爲西川節度使魏王曰此我家物也何以獻爲居數日爲崇韜所殺宗壽許州民家子也建以同姓錄之爲子宗壽好學工琴奕爲人恬退

喜道家之術事建時爲鎮江軍節度使衍既立宗壽爲
太子太保奉朝請以煉丹養氣自娱衍爲淫亂獨宗壽
常切諫之後爲武信軍節度使唐師伐蜀所在迎降魏
王常以書招之獨宗壽不降聞衍已銜璧大慟從衍東
遷至岐陽以賄賂守者得入見衍衍泣下霑襟曰早從
王言豈有今日衍死宗壽至澠池聞莊宗遇弑亡入熊
耳山天成二年出詣京師上書求衍宗族葬之明宗嘉
其忠以爲保義軍行軍司馬封衍順正公許以諸侯禮

葬宗壽得王氏十八喪葬之長安南三趙村

嗚呼自秦漢以來學者多言祥瑞雖有善辯之士不能祛其惑也予讀蜀書至於龜龍麟鳳騶虞之類世所謂王者之嘉瑞莫不畢出於其國異哉然考王氏之所以興亡成敗者可以知之矣或以爲一王氏不足以當之則視時天下治亂可以知之矣龍之爲物也以不見爲神以升雲行天爲得志今偃然暴露其形是不神也不上于天而下見於水中是失職也然其一何多歟可以

爲妖矣鳳皇鳥之遠人者也昔舜治天下政成而民悅命夔作樂樂聲和鳥獸聞之皆鼓舞當是之時鳳皇適至舜之史因并記以爲美後世因以鳳來爲有道之應其後鳳皇數至或出於庸君繆政之時或出於危亡大亂之際是果爲瑞哉麟獸之遠人者也昔魯哀公出獵得之而不識蓋索而獲之非其自出也故孔子書於春秋曰西狩獲麟者譏之也西狩非其遠也獲麟惡其盡取也狩必書地而哀公馳騁所涉地多不可徧以名舉

故書西以包衆地謂其舉國之西皆至也麟人罕識之
獸也以見公之窮山竭澤而盡取至於不識之獸皆捜
索而獲之故曰譏之也聖人已没而異端之說興乃以
麟爲王者之瑞而附以符命讖緯詭怪之言鳳嘗出於
舜以爲瑞猶有說也及其後出於亂世則可以知其非
瑞矣若麟者前有治世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世未
嘗一出其一出而當亂世然則孰知其爲瑞哉龜玄物
也汚泥川澤不可勝數其死而貴於卜官者用適有宜

爾而戴氏禮以其在宮沼爲王者難致之瑞戴禮雜出於諸家其失亦以多矣騶虞吾不知其何物也詩曰吁嗟乎騶虞賈誼以爲騶者文王之囿虞虞官也當誼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之爲獸者其出於近世之說乎夫破人之惑若難與爭於篤信之時待其有所疑焉然後從而攻之可也麟鳳龜龍王者之瑞而出於五代之際又皆萃于蜀此雖好爲祥瑞之說者亦可疑也因其可疑而攻之庶幾惑者有以思焉據前蜀書運歷圖九國志皆云建以唐大順二

年入成都爲西川節度使天復七年九月建號明年正月改元武成今以爲定惟舊五代史云龍紀元年入成都天祐五年建號改元者謬也至後唐同光三年蜀滅則諸書皆同自大順二年至同光三年凡三十五年

五代史卷六十三

五代史卷六十三考證

王建傳僖宗幸鳳翔二年三月移幸興元○元監本訛化今從本紀改正

昭宗遣諫議大夫李洵判官韋莊宣諭兩川○上文云遣左諫議大夫李珣爲兩川宣諭和協使此云李洵恐是一人而前後互異

以鄭王爲鳳翔節度使○鄭各本作剡今從監本

五代史卷六十三考證